

第六絃溪文鈔

一



第六絃溪文鈔

(一)

黃廷鑑

常熟爲文學之鄉。才人輩出。接踵相繼。詩古文辭。代有專門。余來虞山也晚。未獲見曩日前輩風流。所得與相接者。惟琴六黃先生。先生爲余宗人大木翁之宅相。道光甲午乙未間。余館虞城臨海氏。與先生居相近。過從遂密。因得徧讀其所著書。知其嘗及趙巢寄王无黨兩先生之門。趙親受業于顧虞東先生。王爲崇川栢東皋先生入室弟子。文章學問。師承有自。先生爲人。惇良介樸。望之儼然。而卽之也溫。學愈高而心愈下。嘗語余以少補諸生。思以功名自奮。年踰四十不遇。遂絕意進取。初喜爲考據之學。經傳聲韻。皆粗涉獵。愛博而不專。繼復留心于邑中瑣事。見舊志遺佚者。輒手自繕錄。大雅弗爲焉。昔館照曠閣。愛日精廬兩家。頗多藏書。又苦於校讐之役。魯魚錯脫。剗氏按程。讀且未暇。遑言著述。忽忽三十年。今老至無成。言之可勝浩嘆。嗟乎。卽是言而先生之學可知矣。先生所撰琴川三志補記。拾遺訂訛。最有功于邑乘。同里張觀察已爲刊行。餘若虞鄉續記。虞文續錄。俱爲此邦文獻所係。其自著詩文。簡古純粹。不沾沾規仿一家。而于古自合。尤長於攷辨。每論一事。必尋流溯源。實事求是。非務華絕根者比。其必傳于後無疑也。因念吾宗之在虞山者。自元裳公至大木翁。凡四世。一門風雅。人各有集。幸先生珍重藏弄。悉以畀余。余將訂入家集中。爲行遠計。今先生靈光歸然。積稿盈篋。雖家貧不獲付梓。當世豈無深知篤好者。而忍令其湮滅哉。必不然矣。猥以譴陋。屬詮次其文。爰擇其尤者。得若干卷。略綴數言。用俟方來云。

道光丙申春三月。婁東季錫疇拜序。

余之獲交於黃君琴六在癸丑甲寅之間。閱今四十餘年矣。其時君設帳詒經堂。課從弟月霄。與余居祇隔一牆。往來甚便。嘗讀君應院試擢高等之作。和平溫雅。文如其人。心嚮往之。而未知其能古文也。今夏養病多暇。君出所著第六絃溪文鈔四卷見示。余受而讀之。汪洋渾灝。排纂謹嚴。真能於古名家外。別立一幟者。揆其得力之由。蓋數十年來。殫心載籍。汲古深則。儲理富。儲理富則養氣充。故發而爲文。短長高下皆宜。且從不標新立異。凡所撰述。皆根據經訓。反覆推闡。極於至精至當而止。此所以無意爲文。而文足千古也。夫論古文於今日。難言之矣。觀君與月霄論古文書。挾古來不傳之秘。不啻自道其深造之詣。後之人卽持此意以讀君文。庶幾近之。抑余竊有感焉。月霄從君學二十年。頗知好古。設天假之年。其造就必大有可觀。不幸中道委化。余甚惜門祚衰薄。不留讀書種子。而如君之能以經學誘掖後進。尤爲難能可貴也。

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四月下澣。愚弟張大鏞拜敘。

第六絃溪文鈔目

卷一 論 攷 辨 說

古文尙書論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

泰伯論

節義論 上 中 下

秦三十六郡攷

攷牀

五穀辨 上 下 腹

亡無字辨

筍字無平聲辨

三十六字母辨

支塘爲南沙廢城辨 二

校書說 一 二

卷二 序 記 書

席子侃說文校勘記序

金文最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序

廣釋名序

徐氏方案序

吾面齋詩存序

春巖陳君五十壽序

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自序

享帚山莊四友記

藏書二友記

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

游西山鵲鴿峯記

鄉耆社集圖記

梅皋別墅記

明建寧守鄉賢張公專祠增置祭田記

恬裕齋藏書記

記秦君台佚事

答王雲門問鄆國夫人姓氏書

答雲門論揚子雲姓從楊書

再與雲門論符秦之姓從符書

答張椒卿論先孝子公墓書

與張若雲州司馬論太平御覽攷異書

答張月霄論古文書

卷三 跋 書後

續資治通鑑長編跋

鄭注爾雅跋

曲洧舊聞跋

庚申外史跋

明宮史跋 二

第六絃溪文鈔 目

校正文房四譜跋

校吳越備史跋

舊本漢武內傳跋

重輯漢武故事跋

校崑山郡志跋

元本敬齋古今齕跋

校刻吳郡志跋

校正宋本北堂書鈔跋

抄王介社詩跋

老圃秋容圖記跋

書齊民要術後

書李翰蒙求後

書楊五川黃給事傳後

書洪武蘇州府志後 二

書歸元恭文鈔後

書屈侃甫永安耆獻狀後

書史通後二

書手抄中吳紀聞後

書校建康實錄後

書縮寫元大德本白虎風俗二通後

書先節孝祠記後

再書先節孝祠記後

卷四 墓銘 行狀 傳 誄 家傳

趙先生墓誌銘

王先生墓誌銘

婁東明經張君墓誌銘

國學生顧君墓誌銘

朝議大夫張君行狀

徐翁小傳

張月霄傳

第六絃溪文鈔 目

葉震谷傳

張駕鰲傳

楊遄飛傳

外舅靄林周先生傳略

王烈婦傳

曹烈女事略

練塘張孝女傳

姚母陳宜人傳略

朱孺人誄辭

龐氏孝愍三婦誄

先大父紫霞公家傳

先考牧邨府君行略

先妣季太孺人傳略

亡室周孺人傳略

第六絃溪文鈔卷一

常熟黃廷鑑翠六著

鮑廷爵叔衡校刊

古文尙書論

書之有古今文也。舊矣。唐初諸儒。校正五經。定從孔傳。卽今正義本也。第以古文明白易曉。今文艱澁難通。朱子亦嘗疑之。及其手定典謨。蔡氏親承作傳。初未嘗以爲僞也。自草廬吳氏。始昌言古文爲僞書。至郝楚望。梅鷟輩。從而和之。謂字字剽竊。填湊成篇。而古文尙書遂等于歸藏。三墳之比矣。按漢世古文。蝌蚪書也。自秦以來。古文久廢。安國通古文。亦若今人之於篆隸。略能解識耳。加以百年壁中之物。脫亂朽折者多。蓋安國於今文所有者。以今文譯之。其所無者。則以意連屬。俾可句讀而已。儒林傳所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家者也。然則今文之艱澁。由得于口誦之本文。古文之明易。則出自校書之潤色。無怪乎四代之書。傳自兩人。而別爲二體也。書之在中祕者。漢志稱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而其家則授受不絕。後漢儒林傳載孔僖世傳安國古文。其一證也。特以未立學官。傳之未廣。而授受間無名公鉅儒爲之表章。是以歷兩漢而其書未顯。迨永嘉之亂。大小夏侯。歐陽並亡。孔氏古文獨存。梅賾得之以獻于朝。此古文顯晦之大略也。特是志稱古文多十六篇。而今書有二十五篇。則不無可疑者。意者喪亂之後。篇帙脫誤。傳者私相補緝。容或有增損附會其間者。然如禹謨。皋誥。說命諸篇。辭旨閎深奧衍。斷非秦漢間文字所

能彷彿學者。苟好古而闕其疑。可分別觀之耳。至謂二十五篇爲梅賾一手僞撰。亦太誣矣。且古文見引于經傳諸子者。其辭句多參錯不合。足爲安國潤色之證。使出自後人之補綴。必將一一求合以實之。何以反見異同耶。且既能撰二十餘篇之經傳。何以舜典一篇獨缺而不撰耶。至書序雖非孔子作。自是孔壁所傳。史遷本紀中。歷歷引之。今亦疑爲僞託。則并史記而不讀矣。總之六經既遭秦火。皆失其舊。易有施孟。梁京之學。詩有齊魯。韓毛之異。春秋則三傳之不同。禮經雜出諸子。論其章句文義。豈無牴牾。然列之學官。傳之後世。而無敢訾議者。則以聖人治世之大經大法。舍是無徵。況古文中之心源治法。微言古訓。較諸經爲切。劉子駿有言。禮失求之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自郝楚望梅鷺之論出。世之詆毀古文日甚。至豐坊之徒。僞撰徐市朝鮮諸本。誣民惑世。俗儒反信爲真。不亦怪哉。

吳項儒曰。實能從古今文異體中證明其故。詞核理確。與望溪說如騖之靳。古文書得此。毛氏冤詞可以不作。

邵環林曰。妙從內典之譯經潤文。悟出古文平易緣由。的是解鈴妙手。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

余讀檀弓孔子少孤章。索諸家疏解觀之。孔疏不知。謂不得委曲知父柩所在。非全不知也。有謂聖人無終身不知父墓者。陳氏說也。有謂本孔叢李由之誣者。任氏說也。有謂不知父柩之殯與葬者。江氏說也。及三復禮經。乃曉然知孔疏之爲確解。而餘說之支離謬妄爲可嗤也。蓋嘗論喪葬之禮。自委塋而有掩

埋。自衣薪而有棺槨。由是而加之封樹。由是而加之祭埽。世代愈降。禮制愈隆。非古人之薄。而今人之厚。風會積漸使然也。今之人囿於耳目之聞見。猥以近代之禮律遠古之事。謬矣。甚欲以聖人所制之禮。反脣於聖人未制禮之先。妄矣。攷家語。孔子云。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祔葬始於周禮。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是也。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蓋周人雖祔。猶未皆同穴也。又曰。古者墓而不墳。又曰。古不脩墓。又古不墓祭。此數說者。皆禮經之明文也。觀此則孔子之不知父墓。曷足怪乎。蓋古者惟不祔不祭。所以不墳。惟不墳。所以不脩。爲子孫者。但知墓在某地而已。禮。君子去國。祭祀居喪。皆如其國之故。三世而不變其常也。孔子。般人也。自防叔奔魯。至邾大夫。未踰三世。自從般人不祔不墳之制。當葬防時。孔子既幼。及長。又無後世墓祭之文。易墓之舉。亦第知父墓在防而已。卽欲詳考兆穴。以從周人之祔。其敢冒豫凶非禮之譏。則其不知父墓也。孔子豈有過哉。大抵三代之先。詳於廟而略於墓。故子也。見祔葬之是。而舍殷從周。善祔之宜合。而舍衛從魯。又鑒於前此封穴之無識。而爲之崇四尺之封。蓋邱墓之制。經孔子而始折衷至善。爲萬世法也。第當時不知父窆所在。則先墓之地。其敢輕啓封域而鹵莽將事乎。有耶曼父之母者。葬防之役。曾親見之。故問之而識其處耳。孔疏謂不得委曲知父柩所在者。實爲此章確解。顧詞句太簡。致讀者未能豁然。余故作此論以證明之。蓋以闡孔疏之簡。而歎陳澧諸家之妄也。

張鹿樵曰。洞明于古今殊制。疏解精確。此與古文尙書論。皆有功經學之文。

秦伯論

嗚呼。秦伯之德。得夫子之論而始顯。而夫子之論。得諸家之論而轉晦。何也。說者曰。太王欲翦商。而伯之德足以有天下。秦伯不從。而商祚復延。此讓商之說也。說者曰。太王見王季生聖子。欲廢長立幼。秦伯知之而逃。國遂傳季。後世遂有天下。此讓周之說也。吾以爲此二說皆非也。姑勿論太王之時。非翦商時也。令太王果欲翦商。伯心以爲非。而欲存商之天下。則伯當以一身任其難。明諫其父。而矢至誠格之。未必太王之不從也。奚爲不告而去。以其事諉諸弟乎。其爲讓周之說者。似矣。然伯非不才。太王何故欲廢長立幼。使太王有成命乎。伯直迫于父命。而讓德未見其至也。使太王萌諸其心乎。伯又不當曲成父過也。且太王賢者也。由前之說。伯忠矣。而太王近于不臣。由後之說。伯孝矣。而太王類于不慈。謂太王之賢而爲之乎。吾以爲伯之讓。蓋出自伯之心。而與太王無與也。按史記。秦伯無子。季歷生子昌。伯見季賢。而有聖子。可以光啓國家。遂欲以國讓之。斯意也。請諸父而恐不能得之。太王循兄終弟及之禮。又不得越仲而及季。卽幸而其志得行。而事已顯暴于人耳。伯不樂有是也。當其時。獨與仲謀。仲有同心。籌所以致國于季者。蓋匪朝夕。及定計于冥冥之中。一旦挈仲而逃。而國遂歸于季。而季不得不受。及再傳而有天下。則雖以國讓。而不啻以天下讓也。此伯之苦衷。而亦仲之克友也。固非秦伯之不從翦商。亦豈真太王之欲舍長立幼哉。或曰。信如子言。則秦伯亦猶子臧。季札之流耳。夫子奚獨以至德稱之。曰。秦伯惡可與臧。札比哉。臧。札之讓。讓于得國之時。人皆知之。其讓也。顯而易。伯之讓。讓于未得國之先。人莫得而知。其

讓也。隱而難顯而易者。其國幾階于亂。隱而難者。其後遂有天下。非夫子表微。人孰知其德之至哉。邵環林曰。駁讓周之說。尤創而確。名論實經疏也。

節義論上

從來天下風俗政教。事事皆今不如古。獨于氣節一途。則爲古不如今。何也。古之論氣節也寬。今之論氣節也嚴。古之論氣節也恕。今之論氣節也刻。晚近以來。世愈澆而法愈密。設一必死之陷阱。驅而納之。至迫于無所逃。積之久而人漸趨之者衆。此亦風會使然。蓋臣以必死爲忠。則赴死者易。忠名濫而忠道轉晦矣。孔子曰。見危授命。又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禮曰。謀人之邦。敗則死之。知古聖人之論臣節。非不諒其人之所處。而槩以忠臣不事二君一語科斷也。春秋書死節者三人。孔父、仇牧、荀息。而外無聞焉。于陳文子則許其清。于蘧伯玉則美其爲君子。于晏平仲則稱其爲善交。之數子者。皆當國亂君弑之日。而委蛇觀變。律以今之氣節。幾于臨難苟免。皆不得爲完人。豈聖人之取舍。猶有未至乎。由此推之。大臣有社稷封疆之守。與國存亡。下至一官一邑。有守土之責者。則死之。與夫宗臣勳戚。凡平日之高爵厚祿。曾膺寵遇者。則死之。疆場禦敵。領軍將帥。有死綏之責者。則死之。與夫宗臣勳戚。凡平日之高爵厚祿。曾膺寵遇者。則死之。無論常官去位。律以致身之義。自無可逃。至若冗員散秩。沈淪下位。與初沾一命之士。能死者固不失爲忠。卽不能死。亦不足深罪。聽其人之自擇焉。如是而有能蹈死者。斯天下之真氣節見矣。然當死之中。又有別焉。一則義固當死。不幸值君之失道。內患猝起。非有易姓革命之事。身爲大臣。當以宗社

爲重而不容遽死。一則天下未定。羣雄割據之秋。君臣之分未定。皆可留此身以待用。此又義之出于變。而可以無死者也。蓋死義者。經也。保身者。權也。死義者。律也。原情者。例也。經有定體。權可隨時。律有不易。例可變通。試繹夫大雅明哲之旨。孟子傷勇之言。質以春秋所書死節之臣。而理自明矣。

節義論中

或有見余之說者。詰余曰。如子之說。導人以不忠之行。開人以偷生之門。上悖國典。下壞人心。不亦惑世誣民之甚乎。余曰。非也。譬之一邑造反。則一邑之人。洵有罪矣。槩予駢誅。亦復何詞。然王者於此。殲其渠魁。而赦其脅從。則國威未始不伸。而德愈溥矣。夫殺身成仁之事。上哲猶難。卽過死傷勇。亦出賢智之過也。天地生人。賢者少而不肖多。使必以上哲之事。責之中材以下。而使之盡能。勢必詐僞滋起。舉凡貪位苟祿。禍國殃民之輩。皆得徼幸一死以塞責。而竊美名。不若區而別之。若者當死。若者可不死。度其地。原其情。以爲差。故有雖死而不爲忠。有不死而非爲倖者。惟寬其可以不死。而後責夫所當致死。則當死者愈不可逃。是說也。道雖寬而義更嚴。非真導人以不忠也。如晉之羊祜。杜預。皆爲魏臣。唐之房元齡。杜如晦。皆嘗仕隋世。而稱爲名臣。至如沈約。褚彥回。江總輩。皆以執政大臣。覲顏而仕兩朝。又如李陵之喪師。庾信之奉使。皆見危而不能致命。此固當死而不死。無可解免者也。他若徐勣。李靖之武略。王珪。魏徵之諫納。其功業炳于史冊。跡其所事。皆非一節。此又君臣之分未定。而自揣其材之足用于世。故不屑小節而就功名。譬之春秋之管仲。聖人許之。此皆當死而可以無死者也。夫朝廷崇獎忠烈。風勵臣節。立法不

得不嚴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容別開徼幸之門。況後世人心不古。道與世升降。所謂大爲之防。民猶踰之。自不得復以春秋時臣節相例。至儒生尙論竊取聖人春秋書法。與論語許管仲之言。以著其當死可不死之辨。庸何傷。

節義論下

或又曰。臣子之于君。猶女子之于夫也。如子之說。臣可以事二君。女亦可事二夫乎。余應之曰。是亦不可一例論也。古來女子之以節烈著者。史傳美之。而列女中所紀載者。或以德。或以才。亦不必皆出於節而稱賢。故朝廷有旌節之典。而律文不科改嫁之罪。蓋能自蹈于義者。王者嘉之。其不能者。不強使也。攷之史。秦銘有有子改嫁爲不貞之文。則無子者不罪也。魏志有侯妻不復配之制。則士庶不禁也。漢唐公主夫死更適者。列傳書之。史家不諱。韓文公女改適。皇甫持正墓誌著之。范文正母謝夫人再適。歐陽永叔碑銘詳之。文家不諱。范氏義田贍族條。著有再嫁者予廿千。葬者視再嫁之數。見錢公輔義田記。此自來女子不醜改嫁之明證也。自宋儒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論。明以來。女子一經改嫁。遂擯之不齒之列。而天下婦人。亦皆恥言改嫁。而強爲守節。于是有託名不嫁。而中善醜言者矣。有青年抑鬱勞瘁。而枉其生者矣。有飢寒無活。母子俱斃。致斬其夫嗣者矣。竊美名而貽實禍。此皆宋儒一言爲之俑也。禮云。從一而終。夫死不嫁。不知此爲士大夫以上言之。非以律匹夫編戶之賤也。況境有安危。事有常變。設有青年無子。拙于女紅。內外無依。貧無所活。而必以守節二字。強之餓死。是豈先王制禮之心。且有呱呱遺息。朝

不謀夕。其情更慘。使改適得人。藉其撫育。而夫嗣轉得不絕。較之餓死。二者孰賢。觀於禮有同居繼父之服。則知夫死不嫁之言。儒者不容偏泥也。由是言之。女子之守節。與臣子之死忠。其道同揆。亦當權其所遭之時地。以爲斷。而不可漫持失節二字。以相警警也。

邵環林曰。三論深有得于聖人經權之旨。爲常人所不敢道。在集中可當立言。勿以驚世而議其說之偏也。

吳心葵曰。竹汀錢氏有云。古之出婦再嫁。不爲失節。與爲臣而失臣道。雖事一君。不可謂忠。二說可與上論相表裏。皆準情以通變。非故違道而立異者比。

秦三十六郡攷

按史記。秦并諸侯。分天下。置三十六郡。今詳其名。合內史而有鄣、黔中、無南海、桂林、象郡者。史記裴駟注也。別內史而有南海三郡。無鄣、黔中者。漢書地理志也。合內史、南海三郡、并鄣、黔中、增閩中。爲四十郡者。晉書地理志也。其班志不言秦置。而爲秦郡者。後漢書郡國志。丹陽之爲秦鄣郡、武陵之爲秦黔中也。其裴注未言秦郡。而見於漢志注者。東海郡下。應劭曰。秦鄣郡也。

應亦後漢人。首注漢書集解。

其別內史并數鄣、鄣二郡。

去閩中而增榆中。爲四十郡者。明陳芳績地理沿革表也。聚訟紛如。幾令考古莫適所從。已不揣譎陋。取史記合兩漢、晉地理志文注。反覆參稽。而知三十六郡之名。裴注最近之。竊謂於裴注常增鄣郡。別內史而爲三十六。於晉志當去閩中。而增鄣郡合內史而爲四十。漢既分內史爲三。當并數馮翊、扶風。得四十二。

與班志總注凡郡國一百三。漢增置六十一之數適合。如此則諸說可通。史志之文皆無違戾矣。班志統漢郡下有秦字者三十六。今三十六郡之名不從漢志而從裴注何也。以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置諸郡。自不得列後之平百越所置之三郡也。況漢志總論云本秦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云漢興稍復開置。知三十六郡第溯其初制非綜秦一代之建置而南海三郡下又明言武帝元鼎六年開則雖曰秦郡已入之開置其不當併數於前三十六郡中明甚。不得以數之偶合強爲依違也。惟秦以內史外分三十六郡。猶後世之以畿輔直隸京師內史自不在三十六郡之列。故裴注常參以漢志注中郟郡補之。至晉志之四十郡則以漢承秦制而言不得不列內史而并入南海三郡。陳氏去閩中而增郟郡爲得之。乃欲別內史而復意增榆中此其失也。要之論秦初分天下置郡斷以裴注三十六郡爲主。增郟郡而別內史計之以漢承秦制而言則從晉志之四十郡去閩中而增郟郡數之。蓋由初而言不當列內史於諸郡。由後而言不得外內史於秦置其異於漢志者。郟與黔中本之郡國志也。郟郡本之漢志注文也。三十六郡之名既得其實則裴注與漢晉兩志之相違不過在南海三郡之離合內史之出入而已。一溯其始一紀其終大致本無舛梧也。若閩中之名雖見史記而兩漢地志未載則以漢平東越已虛其地此與塞外榆中三十四縣旋置旋棄皆在所當略矣。

張鹿樵曰熟于史志攷辨精確自來聚訟得此論定允稱老吏斷獄潛研攷強史記以從漢書固矣。

攷牀

說文曰。牀。安身之坐者。徐鍇注。從木。𠂔。象人褻身有所倚著也。此專指坐而言也。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此兼坐臥而言也。證之經。詩北山云。或息偃在牀。禮內則云。少者執牀與坐。孟子云。舜在牀琴。此牀爲坐具之證也。又禮檀弓。樂正子春坐于牀下。喪大記。疾病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春秋襄廿一年傳云。掘地下冰而牀焉。此牀兼臥具之證也。然古之牀與今之牀異。古之牀主于坐而兼臥。今之牀主于臥而或兼坐。牀之名同。而牀之用少殊。何以言之。古者坐寢皆于地。用席。貴賤有等。凡經言席。皆指坐席。言衽。皆指臥席。如禮請席何向。請衽何趾。曲禮內則兩見。又士昏禮。媵布席于奧。又御衽于奧。媵衽良席是也。牀之席以簀。爾疋。簀謂之第。注曰。簀。牀版。明與設地之衽席迥異。故其名亦異也。攷牀之制。于古未詳。大約如今之榻而小。或與今凳之闊者相類。故可執亦可移。其爲物取于安身適體。宜于衰老疾病之人。故可坐可倚亦可臥。其設之也。于寢室而不至于堂。以供老疾者坐寢之具。及人死襲斂時用之。此皆禮之變。非禮之正也。惟古之寢。以席地爲正。故人死屬纊時。必寢地。曾子之易簀。卽喪記之廢牀。所謂正終者此也。說文牀字注又云。古者恭坐則以席。明席于地。不于牀也。愚申之曰。古者正寢則以衽。衽亦于地。不于牀也。設于牀者爲簀。布於地者爲席。席不設於牀。簀不布于地。故易簀者。謂廢牀也。反席者。謂寢地也。經有明證。不容混也。又斯干篇第八章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其末章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蓋以生女輕。以常禮處之。生男重。特變禮以寵異之。益見寢地爲古人之常辭。義尤明顯可據。斯義一明。則此章之寢地。與喪記之廢牀。古禮本屬平近。而非迂遠矣。先儒有以生女寢地爲卑之以合坤順。又解

人疾病廢牀，冀生氣之復還，此皆不得其說而爲之辭，拂經達義，不攷之甚也。

孫子滿曰：釋牀而兼衽席之義，亦復明晰，可補揚、鑷方言釋名之遺。

張椒卿曰：精闢確當，非藜牀著膝皆穿者，不能有此論古卓識。

五穀辨上

按諸經有百穀、九穀、五穀之稱，然人所日以飯食者，惟五穀爲正品，五穀之品別，而後餘穀皆可得而辨。夫五穀不分，古有是言，誠以穀之爲物，莖苗穀實，名目甚繁，或彼此互稱，加以南北方音之異，今古雅俗之分，益致紛蹟而莫可辨。試爲一一論之，攷說文曰：禾，嘉穀也。又曰：莖節爲禾，粟，穀實也。米，粟實也。梁，米名也。此四者，疑爲古者穀米之共名，非專指一物之稱也。何以言之？尙書禹貢：百里賦納總，注：禾藁曰總。下云：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粟，穀也。春秋桓十四年穀梁傳云：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春人：掌共米物，則粟之爲穀，猶米之爲米，非專指一穀。夫人而知之也。詩豳風七月：納禾稼。疏云：苗生旣秀爲禾，種植諸穀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又言禾是大名，非獨黍、稷、種、穆而已。愚謂黍、稷、秬、稌、稻、稌，字從禾者，爲禾屬，未刈在田時，皆得謂之禾。如詩言禾稼，禾役，禾長皆共名，其明證也。又梁字從米不從禾，與精、糲、粃、稗同類，明非禾種之名也。古米穀，梁、粟皆爲穀實之共名，梁字亦從米，是指米之美者言也。曲禮：梁曰香其，注：謂取其莖葉皆香之義。疑梁乃稻米之香者。如今南方有紅蓮香秬之類，義疏云：梁，陸稻，觀于詩禮中言梁，多與稻並稱，猶言黍與稷並稱者，誠以類舉也。乃黍、稷分二種，而稻

梁不別爲二者。則以黍、稷雖一類。而莖葉少異。故得別其種爲二稻。梁則苗實皆同。所异在氣味。故可別其米爲梁。而不能別其種于稻。蓋梁之統于稻。猶秫之統于稷也。梁卽稻而异在香。秫卽稷而异在黏。梁以香得名。秫以黏得名。其義一也。攷五穀之名。見于周禮職方者有四。黍、稷、麥、稻。其一注曰菽。見于戴記月令者有六。稻、黍、稷、麥、菽。而多一麻。皆無梁名。則梁之非別爲一穀明矣。程瑤田九穀攷。邵晉涵爾正正義。皆以梁爲粟。梁卽今之小米。瑤田又謂禾卽是梁。梁卽爲禾之米。此臆說也。使禾梁果別爲一種美穀。何以五穀中不數其名。而職方月令亦絕不一載乎。必知禾、粟爲共名而無專屬。梁卽稻米而非穀名。庶五穀之品。可得而識矣。

張椒卿曰。辨證精核。可補義疏所未備。昔王劭因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辨其僞。此文殆堪繼軌。至云字從禾者爲禾屬。梁字從米。與米粟同。斷非穀名。是真讀說文而別具神悟者。

孫子瀟曰。通藝錄九穀攷。可謂明辨以哲矣。而解禾梁轉嫌含混。得此從禾從米之辨。乃昭然若發蒙矣。

五穀辨下

按五穀。稻、麥、菽易辨。惟黍、稷爲難辨。以稷爲粟。本之爾正注。陶隱居注本草云。不識。恐與黍相似。惟元吳瑞日用本草曰。稷苗似蘆。粒大。南人呼爲蘆稷者。得之。程瑤田云。卽今之高粱。有赤黃白三色。赤色有黏。不黏二種。黃色者多黏。白色者多不黏。北人皆呼曰秫秫。其稽曰秫稽。說文云。秫。稷之黏者。則高粱爲稷。

審矣。特今人渾稱爲秫耳。又月令曰：首種不入注，謂稷也。今諸穀中惟高粱種最先，諺云：九裏種高粱，邵晉涵亦云：北方高粱，早者種以二月，南方則在三四月。今人祭祀用以代稷，尤爲明證。李時珍反以爲誤，非也。黍卽今之小米，通謂之粟，黏者可以釀酒，不黏者爲糜，亦曰稷。有黑黃白諸色，黑白者多黏，黃者多不黏，亦有赤者。粒小，齊民要術云：黍以三月上旬爲上時，以五月上旬爲下時。瑤田云：今北方小米播于二三月，黃小米播于五月，愚謂此二米皆爲黍，種有早晚，故時有先後，不得以小米之早者獨別之爲粱。粟也。又齊民要術云：黍生六十日秀，秀後四十日成，較他穀熟最早，計上時種者六月上旬可穫，下時種者八月初旬畢穫。夏小正云：二月往耰黍，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此卽小米之播于二三月者，所謂上時也。說文云：黍以大暑而種，淮南云：大火種黍，此卽黃米之播于五月者，所謂下時也。早者以暑至而穫，晚者以暑至而種，故曰：黍者，暑也。猶南方之稻，早者七月中旬已穫，晚者九月中旬方熟，無足異也。邵晉涵以釋文有黍或云蜀黍，與素問有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之說，且謂一稗二米，今小米所無，惟高粱有之，斷以今之高粱色赤爲黍，小米色黃爲稷，余謂此說果信，則今高粱之種，早者在二月，無以解稷之爲首種，遲者不逾四月，又無以解大火之種黍，不合一也。其穫早者亦需八月上旬，更無以解仲夏登黍，與貉惟生黍之文，不合二也。又古度量起于累黍，試以高粱之實積之，必且大于今日之度量，何況于古，不合三也。蜀黍之說，釋文著或云：明不爲定論，至一稗二米，原屬異種，如嘉禾瑞麥之類，不必以今小米所無爲疑。又齊民要術載黍本有赤白黃黑數種，亦特其一色，今小米亦有之，且黍爲南方之

穀取其性味屬火。井不必泥于黍色之定爲赤也。夫以黍爲小米。舊說皆然。特混入稷言之耳。以稷爲高粱。本之吳氏瑞參。以程氏瑤田之說。以粱爲稻米。依據義疏而證明之。似爲得其實。故詳著其說。以俟好學博識之君子擇焉。其稻、麥、菽三穀。品目雖多。人所易辨。不具論。

張椒卿曰。周子之兄不辨菽麥。注云。菽麥最易識別。明古人亦以黍稷爲難分也。得此疏證。乃得瞭然。孫子瀟曰。黍稷之辨。程氏已極精核。此更援據經文。爲之推波助瀾。可以釋景純之疑。而補邢疏之缺。

五穀續辨

攷黍稷一類而分二種。稻粱一類而同一種。前辨已詳論之矣。何則。蓋粱卽稻米。凡稻米不皆香。而粱則米之香者。禮曰。粱曰香。其是也。故以米言之。可別爲二種。而當其在田未穫者。總名爲稻。非若黍稷之莖葉皆異。而可分二種。故粱雖美穀。而職方月令。不數其名。此皆經傳之可攷者也。筆談云。稷爲今之稭。齊晉之人。讀稷皆祭音。爾雅翼云。稷又名粢。故祭祀之號。稷曰明粢。粢與稭皆稷音之轉也。二說釋稷字甚確。惟羅氏以粱爲粟之說。則誤。而近人三餘偶筆。反以爲非。是以稷屬之粱。以稭屬之黍。不知于黍之外。求粱稷。而漫欲于黍之一類分之。強以黍穗之大者爲粱。穗之小者爲稷。以黍粒之圓者爲稷。橢者爲粱。舉粱稷而皆統于黍。是黍一穀而兼有三穀之名。紛紛謬說。不攷之甚矣。按玉藻。沐稷而饋粱。內則云。豕宜稷。犬宜粱。稷粱鑿爲二物。而可以稷爲粱乎。特以粱爲稻米之美名。故凡米之美者。亦或借稱之。亦如米粟之類。皆爲共名耳。故粱雖專屬之稻。而詩恆之麋芑。鄭注于粟之赤白者。亦以赤粱白粱釋之。當

知非梁之定名也。內則云飯黍稷稻粱而下又云白黍黃粱蓋黍有赤白黑三種。梁亦有赤黑白三種。而此二者尤宜于飯。故別言之。若以梁爲稷則稷也。梁也。黃粱也。一物而三言之。作何解乎。且稷色本黃。又何別言之乎。或謂梁既不屬之稷。安見必屬之稻。愚謂此則以經傳多稻。梁連舉定之。且本諸義疏。梁曰陸稻之文。非臆說也。蓋五穀惟稻麥菽三者。南方有之。名亦未變。所難悉者。北方之黍稷耳。今攷北土所種麥之外。惟有高粱小米二種。小米一名稷米。亦稱粟子。卽古之黍也。高粱一名蘆稭。卽古之稷也。以黍亦有稭名。故稷以蘆稭別之。以苗之勁直似之也。以稷而亦名粱。故以高粱別之。以苗之高大言之也。總之生植之物。非若車服器械之與時異宜。或古有而今無。況農家樹藝之恆。民生朝夕是賴。又非若茶薺烟草之沿俗而增。爲昔無而今有。譬之九州之封域。縱今昔異名。而壤地不變。故古之五穀。證以今時所種。而可得其實。以今之所種。求古之五穀。而自悉其名。經注中有錯異者。以其名定稱通之。紛紛謬說。不待辨而明矣。

張鹿樵曰。余往來南北。見田野中五穀。皆高不過尺餘。獨稷則高幾一丈。始知文中以苗之高大言之。一句爲精確不磨。

亡無字辨

攷亡字。說文云。逃也。玉篇云。死也。無也。廣韻云。無也。滅也。集韻云。失也。並武方切。無字。本作𣦵。說文云。亡也。玉篇云。不有也。並武夫切。又按無字。說文。玉篇。卽在亡部。此二字形聲皆異。截然不混。義雖互通。而中

有區別。非若他字之可通借也。試一一論之。大抵亡字之義主實。兼有失意。凡物之自有而無。與理之當有而無者。則用亡字。如詩之何有。何亡。禮之稱家有亡。則亂益亡。論語不如。諸夏之亡。今也則亡。亡而爲有。焉能爲亡。孟子問有餘亡矣之類。皆爲足上之辭。對有而言之也。無字之義主虛。凡物所本無。與理之不當有者。則用無字。如書之無怠。無荒。詩之無小。無大。無非。無儀。禮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論語之無諂。無驕。孟子之無禮。無義。他如無求。無欲。無若。無已之類。皆作不有解。爲起下之辭。非對有而言之也。又攷陸氏釋文。于書中亡字。惟禮記稱家有亡。下云。皇如字。無也。一音無。論語亡而爲有。焉能爲亡。句下。皆云。如字。無也。餘皆無音。又禮記中亡字。鄭注。孔疏。並云。無也。不云亡。通無。蓋古者有亡字。與死亡。存亡。在亡字一例。皆讀武方切。故唐以前。亡字祇有無字解。而不讀無字音。其一音無者。存異讀。非正音也。宋以下。凡亡字作無解者。皆直讀爲無字。而亡與無之別。其義遂滅絕矣。試思檀弓有無過禮。苟亡矣。與論語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皆上下兩句中。亡無錯出。豈真漫無區別。而隨手異文乎。此二字之義不明。于是笙詩創有聲無辭之說。泥古者又謂經典中無字。古皆作亡。迺變篆爲隸。時改之。其間存一二者。係誤讀爲存亡之亡。故其言亦似是而非。要不知古人之用二字。本不相混也。暇時偶釋此義。遂書之以與當世善讀書者共證之。

孫子瀟曰。亡與無字。形聲義本自迥別。邨學究自讀別字耳。主實主虛二義。抑何精密也。

攷筴字。玉篇古後切。廣韻古厚切。集韻韻會舉后切。陸氏釋文詩谷風無發我筴音古口反。捕魚器。爾雅釋器。簠婦之筴。謂之罍。音狗。皆讀上聲。古收厚字韻。今收有字韻。惟莊子肱簠篇。鈎餌網罍。筴之知多。釋文筴字下音鈎。鈎鈎也。云云。今人遂謂筴字有平聲讀。常收尤韻者。非也。愚謂此條音義。常有脫誤。按筴字。陸氏於詩音古口反。於爾雅音狗。知莊子音義。亦必音狗。斷無歧出此條。鈎鈎鈎也。是釋鈎餌二字之義。音字下必脫一狗字。常爲音狗。與上餌音如志反。罍音會同。皆先釋此句之音。下云鈎鈎鈎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罍謂之罍。罍魚網也。爾雅寡婦之筴。謂之罍。四句是重起釋此句之義。先音後義。非倒置也。觀下文羅落罍罍句。亦先釋罍字。云本又作罍。音浮。下方釋爾疋云。鳥罍謂之羅。免罍謂之罍。罍謂之罍。云云。其例甚明。或古書傳寫訛。狗爲鈎。後人不知。衍去一鈎字。遂成今本之駁文耳。今證以陸氏他經之音切。釋本篇解經之體例。合之玉篇。廣韻。集韻。韻會諸書之不收平音。則莊子音義之脫誤無疑。殊不可爲典據矣。

三十六字母辨

世傳三十六字母。爲唐釋守溫撰。宋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鄭夾漈七音略。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元劉士鑑切韻指南。皆宗之。惟皇極經世書有五十音。以合大衍之數。此自爲一家言。非韻書也。字母之有增減者。自韻會始。韻會亦三十六母。而併照穿床于知徹澄。以知徹審澄孃禪爲次商音。而于疑母下增魚字。于影母下增幺字。于匣母下增合字。此乃韻會之三十六母。而非古傳之字母也。餘如韻略易通通雅有

減母爲三十或二十者矣。如等切、元聲、類音、有增母爲五十或四十二者矣。此皆圖于方音，惑于異說，拘一己蹇吃不靈之舌，疑天下之人皆無此音。溺一方侏僂啾唧之音，妄謂天下之人當共有此聲。各逞其私，紛紛增改，俾學者靡所適從，無怪切韻之幾成絕學也。夫人聲本于天籟，準陰陽清濁之例推之，可得五十音。經世之說，自有至理。然求其有音有字者，在中土之人，此三十六字母，實已括其全。奚必虛立無字之母，而強以濁母上聲不正之字音填之。此增母之謬也。三十六母，舌、唇、齒三音居二十六。今乃并知、徹、澄于照、穿、床，并泥于孃，并非于敷，并奉于微，刪去六母，則存三十母矣。又甚者，并去羣、定、並、從、床、邪、禪、影、匣、喻十母，則共存二十母矣。舌、齒不分，牙、喉莫辨，鹵莽滅裂，將清濁輕重之次第而盡紊之。此刪母之爲尤謬也。請一一論之。夫知、徹、澄、孃四母，爲舌之次音，猶照、穿、床、審、禪五母，爲齒之次音也。所以混爲一音者，由呼之不正，其音不從舌出，遂混入齒音，而遂謂舌無次音，可乎。按知、徹、澄三母音，必令舌端放空，不著齦齶，而以舌之中面黏上齦，用力呼之，其聲卽得。與照、穿、床三母音之空舌齊齒，于齒縫中出聲者，迥別。又知、徹、澄三母音出口時，張脣而聲扁大；照、穿、床三母音出口時，撮脣而聲扁細。卽以吳郡言之，郡人多照、穿、床音，而不辨知、徹、澄。吾邑又多知、徹、澄音，而不辨照、穿、床。合兩地之音，卽知、照兩類之音皆備矣。又如知、絲與止齒，知、徹、照穿之分也。郡人呼止齒二字音甚正，吾邑則皆讀齒頭音，與姊此無別。又如張與章，知、照之分也。郡知混知于照，張章同音不分，則云立早弓長以別之。吾邑則有讀章如臧，亦爲正齒混入齒頭。此又可卽方音之不正者，見照、穿之自爲齒音，而不同于知、徹舌音之明證也。至泥、孃二母，

尤難辨。江慎修云：泥母舌頭微擊齦。齦之末近齒處。孃母舌腹黏齦。齦之中齒齦上有楞處。趙凡夫云：唱泥母舌動而聲在舌端。唱孃母舌靜而聲在喉鼻。辨泥、孃二母最精確入細。愚申之曰：唱知微四母皆用舌腹偏起著齦。舌腹之中用力呼之而孃母尤重。忍收其聲入喉鼻間出如豬據除枷。知、絲、馳、尼必使枷尼二字與上三字連唱。聲韻一串相諧不混入疑、泥、來三母。則孃母之音正矣。其非、敷、奉、微四母今人只呼二音如非微二字呼近第一第四母音。餘夫無方亡風逢分文皆近第二第三敷、奉兩母音。須知非與敷、奉與微之別全在脣縫開合。呼吸粗細間辨之。呼非母脣口合而微努。然後微開脣縫出之。聲扁而薄。音輕而揚。而非母音正矣。呼敷母開脣縫呼之。聲圓而少大。則敷母音正矣。呼微母脣口略偏。將上奉母音少斂細而收之。則微母音正矣。非、敷之不爲一音。猶幫、滂之不爲一音也。非發而敷送也。奉、微之不爲一音。猶並、明之不爲一音也。奉縱而微收也。今試以四聲轉入之法明之。如非、霏、肥、微轉入則爲弗、拂、佛物也。今人讀非、霏皆如輕脣第一母音。而讀弗、拂又皆如輕脣第二母音。試將非字用四聲法調之。覺有非字入聲清而扁者。不可讀如拂。而弗字非母音出矣。又試以拂字轉平聲呼之。覺有較非字音少濁而圓者。不可讀如非。而霏字敷母音得矣。學者能如此體會。便知非、敷二母有截然不可混者。而奉、微之分更不辨而明矣。匣、喻易混。淺深喉之分也。匣爲淺喉。聲出喉外而洪亮。喻爲深喉。聲在喉中而細啞。禪、日亦易混者也。禪音合齒。聲細濁而呼重。日音微開齒。聲粗濁而呼浮。至疑、喻、泥、來之混。北人爲多。南音尙正。江氏音學辨微言之已詳。茲不具論。

支塘爲南沙廢城辨

支塘城距縣四十五里。顧景范方輿紀要云。其地卽南沙廢城。元季張士誠。因故址築。王侍御。蘇州府志云。南沙廢縣在縣西北境。宋書州郡志云。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晉初割隸暨陽。後置縣。屬晉陵郡。琴川志云。今縣北南沙鄉是也。按南沙地與江陰接壤。故海虞屬吳郡。而南沙則屬晉陵。其說至爲明晰。而或者又據晉書咸和五年。石勒將劉徵寇南沙。殺都尉許儒。進入海虞。明年。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皆由東南海道入西北。以南沙濱海故也。若謂南沙在縣西北。則必先犯靖江。江陰。而後至南沙。而當時無聞。以證南沙之當在支塘。其說更似是而非。愚謂引海道入寇。以證南沙之必在東南者。特以白茆。許浦與支塘相近耳。不知海虞與南沙。自昔皆濱海之區。沿江諸浦。皆可由海道而入。南沙鄉在縣之西北。正當今福山港。奚浦。黃泗浦之衝。其地豈不可以入寇。而謂其必由許浦。白茆而入乎。琴川志所云南沙。卽今之南沙鄉。其說自不可易矣。

南沙廢城。今無可攷。大約與慶安。福山兩鎮相近。六朝遺蹟。海內存者有幾。況沿海沙磧之壤。朝坍夕漲。其湮沒更無論已。而顧宗人。支溪小志。本方輿紀要之說。謂張士誠于支塘祇有移城。而無築城之事。則其爲臆說。周廣文。昂辨之云。南沙城在唐時已爲廢壤。豈有歷七八百年之久。磚甃依然。待後人移建之理。此論頗快。愚申之云。此特附會明張采崇禎州志。有太倉城。元張士誠將蟻運支塘城所築之文。少變其說。以爲太倉城直徙自南沙故城。而支塘之爲南沙益明。則近理而彌亂真矣。攷張寅嘉靖太倉州

志云太倉城元至正十七年張士誠遣將高智廣來守始築城以備寇紀載最先並未云移自支塘不知後志何據而忽增移城之說且支塘城之築當在廿四年開浚白茆之時則太倉之役灼然在支塘之先而顛倒若此其謬不待辨而明況士誠既據全吳卽重有建置其財力豈復有所吝而必屑屑爲此旣成旋毀之舉揆之事理亦所必無推後志之謬殆惑于常熟志舊有宏治間移支塘城改築之說而欲遷就其事以彌縫之耳不知邑志移城之事本出傳說也

按邑志桑修于宏治丙辰鄧修于嘉靖己亥置州事兩公皆親所見知而移城之說二志皆未書可證其必無攷其說始著于龔志龔書素稱精核而于此事則未免失攷也自記

校書說一

客有問于余曰子之校書以不改爲主如此又曷取于校乎余應之曰是乃所謂校書也古人校書祇于一書有諸本者攷其同異別其音義定成善本未有采摭他書之文以竄改者漢人解經首推康成其注禮記如書之兌命尹吉言乃謚周田觀文王之德詩之以畜寡人我今不閱履無咎言有楷德行第云某字書詩作某仍卽本文詮解未嘗輕易一字也又如史記漢書凡引詩書其文多與今書不合而裴駟司馬貞如淳師古諸家之注皆悉仍本文釋之由此言之書之不容輕改明矣客曰御覽出自後代類書非經史比且其舛錯謬誤多不可卒讀校而不改可乎余曰御覽雖非經史猶宋初古籍校書之體不可易也惟應据諸本異同攷其得失擇善而從倘諸本皆同而其義絕不可通者迺證於所引之本書本書旣

佚不得已。迺證之唐代類書。及子史各注。其實有形聲脫誤之迹。屬後人傳抄之誤者。乃可改之。否則明知其誤。無寧闕疑。蓋不當改者。固不可改。即不可不改者。必慎之又慎。如是則改者自少。以云不改。不亦可乎。客又曰。古書取其津逮後學。如子之時。仍繆襲訛。則何貴于校刊。且今所傳經史。與近代類書。皆海內通行之本。學者所依據。而必執御覽之殘文斷簡爲是。何子之膠固已甚乎。余應之曰。御覽之書。成非一手。其中體例之雜。采錄之舛。誠所不免。在今日貴重之者。特取其唐以前既佚之書。幸存一二。可資攷據。其所引經史百家。與今書不合者。大約非今古傳本之不同。即出自編纂諸臣之增損。其是者固足廣好古之見聞。其非者可存而不論。至既佚之書。又何從而臆斷之。與其信轉相販鬻之類書。不若信御覽爲得矣。使必一一求其文從字順。吾恐非者未必去。而是者或轉爲非。自是御覽之書。與村塾兔園冊無異。攷古者奚從藉以爲攷據之資哉。近人有云。誤于不校者。可以校治之。誤于校者。其弊將不可治。眞名論也。況今日校刊其書。非重修其書。不害傳疑。海內人士。欲讀御覽者。俱苦于無書。不苦其謬誤。安見少邢子才其人。而慮其難讀乎。倘見其與通行諸書異。從而嗤點之者。其人必不肯讀御覽者也。亦必不能讀經史諸書者也。子可無慮此。問者唯唯而退。

吳頊儒曰。名論快論。具此學識。方可校書。

校書說二

客既退。同學張子問曰。先生之說。證之漢人解經之法。固有合矣。信好如朱子。於大學則定章句矣。於孝

經則有刊誤矣。或重定篇次。或刪易字句。至今遵行。豈朱子亦可非乎。余曰。朱子之刪定。豈後人改書之比。如大學傳首三四章下。皆注云。舊本在某句下。孝經經一章下。注云。舊分爲幾章。衍去引詩引書者。幾凡所更定。必詳注舊本云云。則雖改而本書之舊仍存。卽謂之未改可也。且子以爲改書起于朱子。余則以爲校書而不改書者。莫善于朱子。不獨解經然也。觀陰符。參同攷異。則兼解文義也。韓文攷異。則正其字句也。皆博采諸本。詳列句下。以朱子之學識。何難折衷一是。而猶作傳疑。未敢專斷者。誠慎之至也。且校之與改。義亦迥別。凡同一書。而据甲本以改乙本者。謂之校。校一書。而撫他書以改者。謂之改。若憑臆竄亂。而并滅其迹者。則改而妄矣。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謹守師法。未聞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啓禎之代。凡漢魏叢書。以及稗海說海秘笈中諸書。皆割裂分并。句刪字易。無一完善。古書面目全失。此載籍之一大厄也。國朝文教蔚興。名儒輩出。皆知講求實學。宋元古籍。寶護惟謹。近抱經訓兩家。校刊諸書。皆稱善本。實一洗明代庸妄之習。然多据他書以攷訂一是。未合唐宋以前先儒謹守之法。所善者在注存舊本。不沒其真。猶循朱子攷異之例。俾學者得以攷其得失。則是寓改于校。而非專一于改也。若第法盧畢兩家。据他書攷訂之意。而去其注存舊本之例。則又專主于改。而全失校書之法。其與明代眉公諸人。相去幾何哉。夫今人之學識。遠不逮古人。重以八百餘年之古籍。所載又多漢魏六朝遺文。艱深隱奧。讀之者方且目瞪舌撝。茫無涯涘。卽闕其所不知。亦誰得而訾議之。顧欲挾三家村學究。啗點童子。舉業伎倆。強作解事。屑屑求通。以自居于攷訂。多見其不知量也。

吳項儒曰。識見既高。而筆足以達之。二文可備天祿石渠之用。民心葵曰。具此卓識。迺可證崇山之墜簡。綴汾河之委筴。

第六絃溪文鈔卷二

席子侃說文校勘記序

古小學之書亡矣。今學者得賴以少窺六書之旨者。惟許氏說文解字僅存而已。迺歷魏晉至今時千六百餘年。惟唐繆雲李氏南唐二徐氏曾加刊定。終未有一人爲是書作疏解者。蓋古書之湮晦。未有若說文之甚者也。我朝文治昌明。名儒蔚起。吾吳紅豆惠氏始以說文提唱後學。謂不第形聲點畫足攷制字之原。其所訓詁實佐毛鄭諸家之所未備。其所徵引又皆魏晉以前真古文一句一義。在今日皆爲瓊寶。故于此書丹黃校勘旁記側注。一生不輟。世所傳惠校說文本前此未有也。吾友席君子侃窮經嗜古。得惠氏書讀而善之。惜其隨手札記。未有成書。欲推廣其義例作說文疏證。先辨形聲字母之體。次別古省通借之義。其中訓義及所徵引皆根據漢人經注及馬班二史周秦諸子更參玉篇廣韻諸書疏通證明之。正自來傳寫之訛糾二徐附會之說如瓊字重文璇据玉篇定爲璇之省然字重文難据漢書當作蘊草難二字乃難之訛竟卽境易卽場乃古文而非從土省娶爲取僮爲賓皆省母而非古文蘊應作槩應作溫明一字兩母之非他如草爲象斗引祭統草艾則墨之文爲經典中以草爲皂之證讎仇之別引春秋傳憂必讎焉讎必保焉句證杜氏竄改未盡之迹茲茲滋三字聲同而形義各別不容假借經傳中文多相混皆當据說文以正定之此類皆發前人所未發其所獨到如貯訓塵稷通晨卽惠氏之說亦有

不盡從者。序例所云。庶幾此書明。而六經之真古文。藉以明其萬一者。君之志也。惜草創未就。中年殂謝。會其從舅若雲張君。有叢書之刻。訪其遺稿。卽在所校說文中。蠅書密注。散布上下旁行。棼如亂絲。屬予勘閱商訂。余細加尋繹。逐條繕錄。斷缺者連屬之。繁蕪者芟蕪之。其所詮解。審其文義。先將說文本文。條舉于前。次列疏解于下。閱半載。粗有條貫。復屬婁東椒卿張君。續加訂定。乃克付梓。假令天假之年。其成書當益臻完善。然君一生之心力。瘁于此編者。猶得藉以傳其梗概焉。此固由渭陽之篤于誼。亦必君之精爽有以默啓之。俾假手于我兩人。以終君未竟之業。此書一出。不第君之幸。亦讀是書者之幸也。刻既若雲屬誌其顛末。遂書之以爲序。

孫子瀟曰。子侃之作。固足以輔翼定字。爲叔重之功臣。不得三君子爲之細加商訂。迄無成書也。讀竟爲作者悲。抑爲作者幸已。至文品之雅潔。無意于法。而自神明于法。非眞讀書人不能。

金文最序

物必有萃聚而後可久。莫爲之後。雖盛不傳也。漢魏以來。諸家別集既亡。惟詔令奏議。略見于史傳。其餘文詞。類多湮滅。賴有文選一書。爲之會萃。而秦漢以至蕭梁之代。文人學士。鴻篇偉製。猶得傳其一二。此蕭氏之始功爲甚鉅也。嗣後英華文粹文鑑文類諸書。踵其遺規。皆能會萃一朝之文章而傳之。其功亦匪淺矣。金源有中國。代歷十紀。大定明昌之間。人文蔚起。制作炳然。而元明來。未有哀集其文者。不第完顏氏一朝著述。無以繼宋開元。且使中州人文。中絕百有餘年。誠藝林中一缺事也。及門張子月霄。慨焉

矢志爲之網羅放佚。掇拾遺殘。自淖南、洛水、遺山數專集外。凡史書傳記、山經地志、暨南宋、元初諸名家文集、金石之記、斷蝕之刻、下逮醫方譜錄、雜家小說、旁及二氏之藏、外國之書。苟有殘篇賸簡。無不廣搜博采。多金購訪。自癸酉迄壬午。積十年之勤。稿凡三易。勒成金文最一百卷。其用心可謂專且摯矣。猶憶己卯夏。偕訪知不足齋鮑氏。借讀圖書集成賜書。館于烏鎮之南宮道院。日分閱數百鉅冊。時新暑乍來。揮汗成雨。迨莫余倦而息矣。月宵則燃燭煌煌。蚊蚋四集。漏再下不輟。每得金人文一篇。輒狂喜叫絕。其嗜好之癖有如此。坐居鍵戶。未嘗出門。一聞有未見書。卽欣然命駕。先是春間入山。住清涼寺。讀釋藏數日。自雪溪歸。又偕何君夢華往金陵。讀朝天宮道藏。炎蒸暑暍。往返經月。不恤也。方纂輯之始。議論繁興。大抵謂金之立國。宋、元人旣與爲讎。明又視同秦越。其文一任其散佚。絕不收拾。當時如蔡氏珪、王氏庭筠、党氏懷英。皆一代作手。其集皆已亡滅無存。卽有一二遺文。何從綴輯。生六七百年後。前無所承。後無所藉。茫無涯涘。而欲以一人之心力。鄉邑之見聞。旁蒐而遠討之。不亦難哉。迺歲末逾紀。成此巨編。知天壤間艱鉅之任。不朽之業。皆非所難爲。古人有志竟成之說。觀于君益信。昔郭元釭哀集金詩。人嘉其補一朝之闕。然尙有中州、河汾諸老二集爲之藍本。此書則創所未有。事雖同功。其勤過于郭氏遠矣。允堪追姚氏、呂氏、蘇氏三家軌轍。而與之並傳無疑也。余老矣。樂觀其成。故爲之序。

張椒卿曰。信筆直書。天然去瑣飾。而工于營篇修詞者。固莫之逮。蓋意真者屏連狝。詞達者黜神禪也。愛日精廬藏書志序。

吾邑自明五川楊氏以藏書聞于時。厥後秦西巖、趙清常輩繼起，皆以購訪古籍爲事。至絳雲而集其成，其儲藏之富，讐勘之精，稱雄海內。迨劫燒之後，尙有汲古毛氏、述古錢氏兩家鼎峙。羽翼之者，有葉石君、馮已蒼、陸勅先諸君子，互相搜訪，有亡通假，故當時數儲藏家者，莫不以海虞爲稱首。迨兩家陵替，諸書散佚，吾邑藏書之風浸微，然亦未嘗絕也。以余所聞，如玉照席氏、慶曾孫氏、虞巖魚氏，皆斤斤以雪抄露校，衍其一脈，惟多留心于說部小集，以一二零編自喜。而于經史之大者，轉略焉。今得月霄張子，而曩日之風復振，駸駸乎軼兩家而上之矣。月霄少孤嗜學，甫成童時，其季父照曠主人刊太平御覽諸書，卽與校讐。少長，益耽緬素，十年來，小大彙收，今古並蓄，而以宋元以上人撰述有裨經史者爲之主。聞有古刻舊抄，不惜多金購訪，或繕抄祕閣，或假錄相知。彙前後所得，合之先人舊藏，已有八萬餘卷，可謂盛矣。又念唐宋元明四朝文章，皆有總集，惟金源氏有中國百十餘年，大定、明昌之間，制作之家，乘時蔚起，自元明以來，未有裒集其文者。遂矢志網羅散佚，以補一朝之闕。故于金、元兩代遺集，更加意搜訪。中如王朋壽之類林、孔元措之祖庭廣記、蔡松年之明秀集註，與吳宏道之中州啓劄，皆當世絕無僅有之書。尤藝林所欲爭先快覩者，非好信之誠，不能至是。今夏曝書之暇，取凡宋、元舊刻暨新舊抄帙罕見之本，凡三百八十種，計一萬二千卷，一切卮言小說，不與其數。皮架別閣，寫爲藏書志四卷，其傳本久絕，佚而復出者，仿公武直齋之例，略爲解題，意在存佚繼絕，初不欲示人也。余笑謂之曰：自來諸家書目，每自私其有，惟恐人知。如讀書敏求記，至駐篋而得，傳爲佳話。君之此編，曷不公之於人，俾當世讀書好古之士，相與

錄副流傳。一破文人結習。孰與抱殘守闕。徒祕諸篋中之爲得耶。月霄欲然。因力縱臾之。時方排印續通鑑長編。遂輟其暇從事焉。工竣。爲弁數語于首云。嘉慶庚辰六月初伏日。

廣釋名序

古小學之書。說文爾疋。方言外。惟劉氏釋名僅存。其書雅俗兼通。義數並舉。與爾疋。方言最相似。顧爾疋義主釋經。方言旨在通俗。釋名義例。則在二者之間。又以爾時倉頡三倉。凡將滂喜諸字書多存。無取繁稱。其所詳略。自敍所稱論敍指歸者。義自有在。迨今諸書皆亡。加之傳寫訛脫。未免轉嫌闕略矣。及門張子月霄。嗜學好古。于小學中尤善釋名。謂古人制字。象形指事外。諧聲爲多。故字從聲。聲以聲生。凡字體不根於聲者。僞體也。字義不本于聲者。假義也。漢人具有師傳。故毛鄭諸儒。箋訓多主諧聲。讀釋名一書。斯義尤著。因于治經之暇。博覽羣籍。自諸經注疏。及諸子緯候。一句一義。有與釋名相類者。倣其例廣之。得書二卷。問序于余。余觀其書。比類相從。雜而不越。又采輯斷自漢代。體例亦極謹嚴。殆有合于劉氏所云。凡有未備。智者以類求之之意。且俾古音古義之難通者。或有所攷焉。其出於世之餽飭剽拾之學遠矣。是爲序。

徐氏方案序

昔明季吾虞有繆仲淳氏。博雅能文。豪爽倜儻。好交游。名重海內。不業於醫。而精於醫。活人甚神。所著先醒齋筆記。本草經疏。多發前人所未發。今岐黃家奉爲圭臬。自是以來。邑人罕以儒雅名醫者。今得吾友

竹村而有嗣音矣。君爲人少擅逸情，樂志養親，慕長生術，恆有出塵之想。談玄講道，寄情吟咏，其意趣直追宏景、思邈之流。從其舅氏湯翁象九學，翁工詩善醫，隱居海濱，時罕知者。君得其指授，有出藍之美。蓋不啻韓康之舅甥也。余舊家城東，與君居近，君長余十年以上。余初學韻語，偶出相質，君輒爲點定瑕疵。遂時相過從，雨窗茶榻，分韻拈題，一字未安，推敲不置，閒論唐宋源流，及鍊字鍊句之法，謂古人一詩中要有我在，皆快所欲聞。其爲詩尙性靈，宗法晚唐，而出入於石湖、放翁間。記其雜興云：招游山水忙猶去，話到吟詩便欲狂。除夜云：母景桑榆欣得健，兒情梨栗顧猶癡。其尙志敦行，可想見已。君後醫名日噪，四方招延，吟事遂廢。余亦移居北郭，蹤跡少疎。後十年君沒，余往哭之。時母夫人年八十，尙在堂，入唁哭曰：天乎！胡不使老人代也？嗚咽不能語。此景如昨，忽忽三十年，而余亦殘生黯然矣。今春吳君蓉卿手持巨冊踵門曰：此外舅徐氏方案也。行付剞劂，願乞一言序之。余亟取讀之，見其書精研脈理，洞悉病機，與葉氏指南醫案伯仲，而詳備過之。佇見不脛而走，爲醫林臨證寶筏，洵堪於繆氏書後別樹一幟。又惜君之學行爲醫掄，不獲如仲淳之偕獨行傳也。君名洙，字杏春，竹邨其自號也。蓉卿名亮寅，今比部蕙卿之弟，亦以醫名。

吾面齋詩存序

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孔子曰：思無邪，無邪者，詩之情也。得其旨，卽率其真，詩也。失其旨，雖工於詞，非詩也。唐宋以來，諸名家胥是道也。今之人舉所謂本與情而違之，相與競勝於聲調對偶之間，其去夫

古之言詩者遠矣。鹿樵先生早膺鄉薦，回翔鳳閣，外擢監司，簡畀方隆。以太夫人春秋高，旋乞歸構園亭，奉板輿，盡心色養，忽膺末疾，期年乃瘳。太夫人喜棄養，遂杜門養疴，不復出山。君胸懷經濟，雅不欲以詩名，而言情賦物，自在流出，無剽擬之習。題其集曰：吾面齋存稿，有旨哉！夫世之妃青儷白，揣摩摹格者，徒知襲他人之形貌，而轉汨自有之性靈，倚傍門戶，高自位置，是自失其面也。昔人論詩云：凡詩中須有人，在，非卽吾面之謂乎？蓋必使後世因其詩以知其人，兼論其世，而詩乃不爲徒作。故李、杜、元、白軌轍不同，而各成大家，亦惟各有其面在爾。君詩隨在寄興，長篇短句，無不有人在，而於時事感觸，友朋離合，家庭觴咏之際，其肫然之情，藹然之意，溢於字句之表，是深有得於言志無邪之旨，而存己之真面者也。今春君將梓其集，先自敍其名集之義，復命余序之。自揣譾陋，何敢言序，第卽吾面二字，證諸昔之所聞，洵爲言詩未有之妙諦，而三復君詩，君之性情學問，不啻如親晤對矣。謹序。道光丙申六月。

春巖陳君五十壽序

余與春巖陳君之定交也，始於嘉慶戊午。是秋，與君及其伯兄寄亭同試金陵，寓甚隘，連巷共舍者匝月。歸途月下登燕子磯，過錫山，酌第二泉。爾時余年卅七，君少余二歲，寄亭長余二歲，三人皆齒相若，氣方盛，情意相洽也。迨後余困于家累，屏舉子業，君昆仲淬厲攻苦，亦連不得志于有司，忽忽十有五六年，而君年亦五十矣。君之學博覽好古，見有舊槧祕抄，喜手自寫錄，故藏書多异本，尤留心於前人不集之亡佚者，廣搜博訪，與余嗜好相近，故往來較密。君居南郊，余居北城，相距三里餘，君來，余不能具脫粟，余至

君家輒具饌食，嫂汝南夫人有賢德。每客至，調羹潔膳，咄嗟立辦。閨門之內，眉案相莊。有梁孟之風焉。君蚤歲卽繪邨居圖，題詩以見志。邑中相知者，咸屬和之。齋中楹帖，榜其先訓臨財若冰淵，守貧如鐵石二語。鄉先達吳太史君中表至親也。方以詩文提唱後進，士之經其品藻者，皆得獵聲譽以游于時。君于歲時慶問外，絕不通謁。其淡泊耿介之操類如此。方今海內久安，然東南河患未弭，今秋竟豫間潢池竊發，亦志士攘臂功名之會。乃上之不能獻策明廷，爲國家贊利導安瀾之治，下之又不獲乘一障以効執殳，則昌黎有云：「畊于寬閒之野，釣于寂寞之鄉。」其所託以不朽者，固自有在。君其勉乎哉！仲冬之初吉，爲君初度之辰，乞余一言爲序。余不文，遂書之以爲君壽，并示寄亭以爲何如也。

張椒卿曰：安雅修整，有不盡之致。

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自序

道光初元，郡士大夫創修府志。司事者採訪邑中故實，吾友屈君侃甫擬續修邑志，以備府志采擇。爰與一二同志籌經費，聘纂修，告諸當事，開局有日矣。會有撓之者，事中輟。先是侃甫屬余搜討宋、元來遺佚事蹟，繙閱舊籍，頗有所獲，不忍棄之。十年來，復廣羅放失，積之成帙，略加詮次，以事文釐爲二編。鄉先輩前有虞鄉雜記、古虞文錄二書，因名曰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聊以備遺忘，資談助，非敢附著述也。時同里陳明經子準，撰琴川志補注，兼輯虞邑遺文，書未成而歿，遺稿未顯。第陳書專爲志作注，斷以元代多所持擇，或失之簡。僕書則無所比附，零星撫拾，下逮明初，寧濫無遺，體例迥殊，不相襲也。倘異日重

修邑乘。或有一二可取。亦藉以無虛屈君之意云。遂識其緣起于首。道光庚寅二月初吉。

享帚山莊四友記

享帚山莊者。屈君侃甫之所居也。余于弱冠時。得交侃甫。時余外舅藹林先生館君家。侃甫居南郭。余居城北。相距三里許。談文講道。月恆再三過。迨嘉慶元二之交。君開文社于高邱村莊。招集邑中知名士。極一時觴詠之樂。余又與焉。嗣後君赴京兆試。留滯都中。契闊者數載。戊辰之歲。余遭幽憂之疾。杜門養疴。君適南還。卜遷北麓之十五松山房。去余居不數十武。更得晨夕過從。卽今山莊是也。君喜結納。性豪邁。而通脫。梅邨句云。不好詣人貪客過。君實似之。以故不出門庭。而座客常滿。惟時心契而莫逆者。余之外。一爲程醒雨。定謨。一爲吳心葵。景鳳。一爲張椒卿。鐸。侃甫因目之爲山莊四友。此四友者。暇則輒至。至則劇談。食至不讓不謝。雨窗晴榻。日得一二小時。則四友不期畢集。連朝永夕。計一月中。恆數遇焉。侃甫剛明。議論今古。洞機宜。決成敗。事後多中。儕輩無與抗者。醒雨深沈饒機智。發言持論。時得其要領。雖以侃甫之剛。嘗降心焉。心葵警敏。好論辨。善馳騁。反覆座間。恆斷斷不相下。椒卿善飲。臨事舒緩。其言不激不隨。而丰標自雋。余素木訥。不喜辨論。而胸有涇渭。聆諸君之言。而心會之。惟以真意周旋而已。故一堂之上。或撫掌狂叫。或支頤偃肌。靜躁不同。而兩無所忤。四友之性情。無一同于侃甫。而四友亦各有其性情。而不強合。至于好讀書。敦古道。嫉猥瑣齷齪之士。則侃甫與四人。又無不同焉。比侃甫再遊京師。歸山莊。益多俊偉奇傑之客。而四人者。終無積薪之嫌。念當年余與侃甫交最先。年差長。方踰彊仕。醒雨

次之。張、吳最少。意氣之盛。方謂此景可以常得。乃住苒星霜。余早衰頽。侃甫亦童而豁矣。最少者亦年將五十。近歲醒雨司鐸廬江。椒卿客授霅溪。惟余與心葵浮沈鄉里。今者山光樹影。庭牖依然。而游從之盛。無復曩時。更數年後。縱使四人相逢無恙。握手山齋。而酒闌燭炮。白髮蕭疎。豪興猶存。顧影非昔。其于盛衰之感。又當何如也。故爲之記其事。侃甫諸君見之。倘亦有惻然于懷者乎。

張椒卿曰。以合傳法爲記敘體。三十餘年之聚散離合。宛然在目。而于諸友之面目襟懷。直如傳神阿堵。得史之潔。柳之雋。後一段尤近六一風神。

藏書二友記

物莫壽于金石。而三代以下。咸陽之鐘。嶧山之碑。熹平之石。尙皆泐滅無存。況載籍著于竹帛。蠹敗尤易。自漢以迄隋。唐史志所載藝文存者。僅百之一二。說者謂由于繕寫之艱。而傳本之少。理固然也。自宋代以來。雕版浸多。雖大部巨編。皆可坊市購買。朝求夕得。且摹印之易而速。其多又百倍于繕錄。宜其傳于今者不少。乃歷元明至今。才六百餘年。而兩宋剗削。已與秦漢之金石同珍。豈好而藏之者鮮歟。抑何傳之難而散亡之易也。國初以來。大江南北。藏書者踵起。而吾虞之錢氏、毛氏。實爲稱首。然皆不再傳而失之。他如崑山徐氏、泰興季氏、維揚馬氏、淡生之祔。小山之趙。皆隨聚隨散。惟浙之四明范氏。自明至今三百餘年。尙世守不替。而邑中自兩家後。亦寂無嗣響者。迺知不第藏之難。而守之正非易也。方今文教浸昌。海內嚮風。爭購宋元舊刻。及四庫已佚之書。而吾邑繼起者。又得兩人焉。一曰陳子準。一曰張月霄。二

人家世儒學。舊有藏書。至兩君而更擴大之。月霄之藏。後于陳君十年。不數載而富與之埒。儲藏之名。今遂並甲于吳中。四方之名士。書林之賈客。挾祕冊。訪異書。望兩家之門而投止者。絡繹于虞山之麓。尚湖之濱。嘻。盛矣。張居西關。陳居稍南。相去不半里。皆面城臨水。暇輒過從。各出所獲。賞奇辨疑。有無通假。相善也。兩君志趣同。而各有所主。張則鍾于經籍。而兼愛宋元人集。陳則專于史志。而旁嗜說部。其大較以網羅散佚。存亡繼絕爲宗旨。其于書也。張則樂與人共。有叩必應。陳則一室靜研。慎于乞假。余於張爲及門。陳則世講也。故兩家之書。皆得借讀。余嘗謂月霄古書固不容吝。第得之太易。則人不知珍惜。昔人以鬻書與借人。並稱不孝。良有以也。君宜師子準之慎。而陳君亦宜少濟以君之通。迺爲得之。兩家所藏不下十餘萬卷。去其世有傳本。與祕而無關學問者。彙宋元舊刻及新舊抄。遴其精妙。尙可得一二萬卷。其中多吾邑錢毛兩家舊物。淪落他方。百餘年而復歸故土。其事殆非偶然。兩君年方逾壯。假之以歲月。要之以不息。他年稽瑞之樓。愛日之廬。當有突過于絳雲。汲古者。并以四明范氏爲祝焉。余老矣。爲作此記。以徵其說之然否。

張椒卿曰。牛宏敍八代儲書之盛衰。史氏以爲五厄之說。昔人所不能道。此記備舉海虞弄藏之顛末。而于國初他郡藏書興廢。亦復臚列無遺。陳張兩家嗜古之精勤。網羅之指趣。評隲亦極允當。

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

烏鎮之有知不足齋藏書也。宸章特賜褒題。其儲藏之富。甲于江浙。而尤爲希世之籍。人不得見者。圖書

集成賜書在焉。是書自廣內尊藏外。乾隆朝海內蒙賜者四家。而鮑氏居首。鮑生末學。願讀者每恨生不同里。望之如在天上。月霄張子輯金源文有年。雖廣搜金石之遺。旁探道釋之藏。終以未讀鮑氏賜書爲恨。婁東張明經椒卿。余之契交。而月霄之師也。客授湖州郡署。與淥飲先生之令嗣志祖君善。爲之介紹。許假館烏鎮。次第借讀。月霄欣然。遂于己卯閏月。買舟招余同往。值主人有事。吳門未歸。屬小阮聽香秀才爲之主。居停于鎮之南宮道院。日自齋中載五六百冊分編披讀。時當初暑。揮汗如雨。日暮蚊蚋四集。燒燭繼晷。目爲之昏。不恤也。凡六日而畢。其齋去鎮四五里。于將行之日造焉。邨落幾家。淥水環門。青山入牖。桑麻竹樹。彌望一色。眞讀書畊隱之所也。慨淥飲旣亡。詢及祕抄異錄。已多散失。而賜書歸存。爲海內書城鉅觀。故今數藏書家者。終推知不足齋爲第一。是役也。月霄得金文廿篇。復自湖至杭。泛西湖。拜岳墓。歷淨慈。昭慶而歸。計往返未二十日。讀祕府之書。覽武林之勝。可謂極生平之壯觀矣。今夏四月。金文百卷寫竣。行付剞劂。月霄緬想勝遊。乞同里芑香胡君繪讀知不足齋賜書圖。以誌不忘。以余爲偕讀之人。乞記其顛末。余念昔吾鄉馮已蒼昆仲。聞寒山趙氏藏有宋槧本玉臺新詠。未肯假人。嘗于冬月挈其友艤舟支硎山下。于朔風飛雪中。挾紙筆。袖炊餅數枚。入山逕造其廬。迺許出書傳錄。墮指呵凍。窮四晝夕之力。抄副本以歸。旁人笑爲癡絕。不顧也。時傳爲佳話。今月霄嗜書之癖。不亞二馮君。而聽香之賢。又過于趙氏。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月霄青年嗜學。其志行直欲力追古人。奚藉斯圖以傳。而余則竊以掛名圖中爲幸。故不辭而爲之記。道光乙酉端午前三日。

游西山鵝鵠峯記

鵝鵠峯爲西山第一峯。磴危境僻。人跡罕至。余知其名而未識其處。今春竹溪徐翁來。詢之。翁曰。吾熟游也。初夏將借榻清涼。可偕往焉。及期。翁以書招。遂偕二三好事者。往赴其約。寺之主僧吼鯨。好客。意頗殷。飯訖。翁爲言。先游白雲洞。從寺右百餘步。上小徑。南行一里。將至頂。轉東。卽得洞。容數十人。陡起石壁。左右迴抱如環。洞外有澗。可汲。洞之兩口有隘徑。各數十步。疑是昔人避世之所。反寺少憩。鼓興復遊鵝峯。迺過中峯。從白龍殿左。徑踰烏目澗。澗有石梁。梁之中條已斷。循澗而南。旁有巨石。高丈餘。上有罅。懸瀑如布。卽所謂水簾洞也。再上有石牆。環如城。廣容數畝。俗名章家墳。山之西頂。墩阜星列。其中之最高而大者。曰禡旗墩。爲淮張時演武處。其上豎旗石存焉。登其巔。風濤入耳。如駿馬奔馳。煙雲撩亂。不能仰視。迎風而下。若墮若仆。墩左有徑。從石罅中偃偻而下。巉巖壁立。怪石排空。山勢稍夷。復起一巒。亂石縱橫。上銳下廣。高下相接。翁笑謂曰。此所謂鵝峯者是也。峯凡有三疊。自下遙望。峯頭之石。皆作鵝形。其妙處在遠觀也。旣夕。陽西下。迺循山巔一徑。迤邐而返。向之懸梁斷澗。不覺繞出其上。趨龍殿之右矣。噫。是峯之奇峭。居一山之勝。乃反不若堆阜拳石。日邀人顧盼。蓋以貴游公子。不肯身履危徑。躑躅空山。而樵夫牧豎。又日習而不知。峯之所以經歲閤如也。今予輩攀崖踰谷。登探幽險。得窮勝槩于煙雲杳靄之間。山靈有知。或尙笑其來之遲乎。爲嗟惋久之。是夕。相與共宿山房。明晨。翁尙以繪事留。予與同遊者先歸。同游者。周子山甫。季子坤伯。暨翁之高弟。蔣生二雲。皆博雅能詩。有濟勝具云。

鄉耆社集圖記

歲在道光丁酉四月之二日。羣老十有三人。集于西郊湖濱之畫舫。仿古社飲也。是日。湖田邨民。歲例有社。設龍舟之戲。士女雜沓。橈槳鱗比。爲邑中勝日。由來舊矣。主人先期箋訂。維舟西關水次。清晨。先後咸集。維時。輕陰微雨。氣復清和。湖光山色。罨靄如畫。喧呶歌舞之場。轉饒清曠之致。座中齒最高者。俞封翁。穆堂廷楣。言太守臬雲。朝標。年皆八十以上。俞、八十六、言、八十三、次爲上舍龐鈞巖。非熊。楊訥庵。景聖。年皆近八。龐、七十九、楊、七十八、次爲宗二尹牧崖。德懋、龐封翁叶鳳。德輝、王觀察藝齋。家相。胡廣文翠岑。解之、暨廷鑑。五人。壬午同甲。年七十、六、次爲李二尹春海。仁榮、陸茂才。蘭舟。經。蔣大令伯生。因培、年皆七十以上。李、七十四、陸、七十二、蔣、七十、未及七十者。宗茂才補齋。德潤、十九、二龐。二宗。並伯仲。咸與斯會。十三人。共年九百九十一歲。午晌。放舟湖濱。開筵列坐。嘉肴新品。雜陳。臬雲。藝齋。翠岑。伯生。素善飲。買勇拇戰。觥籌交錯。餘則清談話舊。或扣舷而歌。或倚窗而傲。坐起毋拘。靜躁各適。致足樂也。薄暮。鄰舫漸稀。命榜人回棹。遙見龍舟四五。從烟波中鼓蕩而來。復停橈凭眺。踰時迺散。念斯會也。羣老幸際昇平。又生同鄉里。雖出處不同。悉是釣游舊侶。今鬚鬢雖改。形神猶健。矧復車笠忘形。襟懷同契。選時擇勝。偕與觴咏于明湖綠野之間。香山洛社。未敢竊擬。亦可備吾邑一時之嘉話焉。主人旣圖形爲長卷。屬余爲文記其事。如右。斯會倡之者。王觀察。主之者。龐封翁。繪圖者。胡廣文。從子。芭香。駿聲。名圖者。俞封翁。從子。教授。見嵐焯也。是歲六月旣望。同社拙經叟黃廷鑑記。

季崧耘曰。敍次雅潔。似南宋人小記。

梅皋別墅圖記

出鎮江門外三里。曰破山。山有寺。寺之東南半里。鹿樵觀察張公墓在焉。其地負山陰而面平野。有兩溪環其後。傍建享堂。前門後室。庖廡之所咸備。堂之左闢園。榜曰梅皋別墅。前有小亭曰讓亭。修廊一帶。迤邐而入。其旁爲冬讀書齋。折而前曰妙吉祥館。曰紅杏山房。右有一門曰離波。由離波而入。佳石奇木錯置。引入入勝。其尤勝者曰春水船。磴路紆迴。曲水環之。憑檻俯臨。如泛春江。別有帶水一泓。廣踰丈。有石梁橫其上。躡梁而前。正中有堂曰四時皆春閣。園之中。春初梅花百本。香雪漫空。二三月紅桃綠柳。百卉爭妍。入夏紅蕖的皪。蕩漾清漪。竹風襲人。翛然忘暑。於秋則巖桂早黃。畦菊晚艷。嵐翠霏霏。與香氣錯落。几牖。冬則霜楓爛漫。參差掩映。一望無際。加以朝暉夕陰。氣象百變。四時之景。無不可愛。謂之皆春。誰曰不宜。億斯墅之落成也。在壬辰之秋。公會招燕游。惟時亭榭樹石。布置初備。屢擬重游未果。今秋詰嗣。齋生約軒兩君。倩沈君維繪圖。屬余記之。因復偕游。轉瞬七年。池館依然。山光如昔。臺榭樹石。益復增勝。而當日公之德容。邈不復接矣。余年及耄。近益衰頹。追感陳事。俯仰之餘。不勝重慨云。道光庚子十月。

明建寧守鄉賢張公專祠增置祭田記

余嘗慨今之人。有構峻宇。樹綽楔。赫然巍煥。以祀其先。其始未嘗不潔其粢盛。豐其牢醴。恪奉烝嘗。乃久之而見其怠廢。又久之而荒圯者。比比而是。問有代歷兩朝。歲踰二百。其後人保護之勤。久而彌摯。如鄉

先生建寧張公專祠者乎。其世澤之長爲莫及已。公以明宏治進士登朝。由刑部郎出守建寧。著惠政。居鄉有德望。國朝崇祀鄉賢。舊有專祠在東城下。乾隆間八世孫贈中憲仁美。重建于邑東北一圖。與公舊第詩禮堂近。道光初十世孫河東觀察大輔。重葺新之。并增建念昔堂三楹。爲飲福之所。惟念歲修及守祠洒掃之費。非特置祀產難保後之毋廢。願獨力任之。以補祀典之缺。會膺末疾。踰年始瘞。而精神損耗未果。昨歲觀察歿。嗣君州司馬元禧。痛念先志未竟者。茲祠祭田爲首。爰于撥授遺產中。擇田一十八畝零。捐置祠中。于今歲正月十日。卽公生辰。集同族長幼。敬告先靈。以田租之入。永爲茲祠歲修及守祠經費支銷。餘仍舊章。因屬廷鑑記其顛末。以期久遠。念是舉也。蓋肇於中憲重建之年。其碑記有後人登科量力輸田之條。迨觀察重修之日。迺矢願獨輸。又十年而司馬克成之。更四世八十餘年。而事得舉。甚矣其繼述之遠且篤也。嘻。此足見太守公之功德。宜永膺世祀。故自明來。孫子繩繩相繼。至今日甲第蟬聯。春秋匪懈。更得樹永保勿壞之基。而祀事始大備。惟成之難。斯垂之久也。必矣。書云。予有後弗棄基。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廷鑑不文。敬述古訓。以致頌禱之詞云爾。是爲記。

恬裕齋藏書記

出賓湯門十里。其塘曰南塘。辛峯左峙。清水東潞。有村曰畧里。沃壤千畦。桑竹彌望。故學博蔭棠先生隱居在焉。有齋曰恬裕。其藏書之所也。君裔出唐光祿。昉後世有潛德。以畊讀傳家。至杞堂贈公。益擴大之。延名師。度置經史墳索。教諸子。咸有聲庠序。而君尤擅雋譽。以明經選授廣文。一試職卽歸隱。讀書樂道。

廣購四部旁搜金石歷十年積書十萬餘卷。听夕窮覽。嘗繪檢書圖以寓志。時城中稽瑞愛日兩家。競事儲藏。稱鼎峙。未幾兩家先後廢散。君復遴其宋元善本爲世珍者。拔十之五。增置插架。由是恬裕藏書。遂甲吳中。嘗慨世之人嗜好不同。雖積金殖產。疊有興廢。而通邑大都。田連阡陌。富擬通侯者。子孫世守。何可指數。獨至縹緲典籍。好之者固鮮。偶有一二嗜古之士。以有力而好。不惜懸金購聚。如吾邑絳雲。汲古。後。距今幾二百年。而才得陳張兩氏。雖名位差殊。要皆不再傳而失之。豈經籍之好。轉不若銅坑金穴之可常享耶。說者謂經籍者道德之光華。得毋不務其實。而徒躡其名以炫世。致爲造物所忌。而然歟。今君之齋顏曰恬裕。自取遵彥謹慎意爲勗。余請申之。書曰。引養引恬。又曰。垂裕後昆。謂之恬。是能蹈夫道以安其身也。謂之裕。是必畜其德以裕諸後者也。積厚者流光遠。吾知善藏者且善讀。詩書事業。蘊積而發其華。將出爲名臣。處爲通儒。琅函祕笈。代有讀者。俾之永保勿替。蓋名實交孚。自天必祚之以福。如鄴范氏其明徵已。余與君之喆嗣子雍明經善。屬爲一言。余惟子雍克承先志。搜奇羅佚。不懈益勤。奕世彌光。則藏書爲造物忌之說。于是不讐矣。子雍勉旃。循讀書敦行之修。以鞏傳經稽古之業。其得謹慎之意大矣。烏知斯齋也。不且與天乙閣並峙海內也哉。是爲記。道光庚子十月朔。

記秦君台佚事

秦君台。失其名。邑大河人。其先有曰應陽者。由太學官中城兵馬。其近族也。君台業儒。教授里中。自鄉徙城。居太平巷西甜瓜井。乙酉七月十四日。大兵至城。鄰人拉之去。辭曰。我家世守忠孝。不幸遭亂。且喜骨

肉死在一處。斷不可使婦女出門受辱也。時街巷男女老幼奔竄。君台反笑之。繼有強之者。君台顧其二子曰。儒者讀書閉戶守正俟死。分爾懼橫逆之來。倉皇竄伏。微幸求生。君子不爲也。卒不去。未幾兵入門。君台一門死。室亦燬。惟媳衛氏以被掠存。衛氏者。見魯姪女也。擄至維揚。有見魯之友某爲贖歸。方知君台慘死狀。云是日父子閉門衣冠危坐。先有兵突入門。罄室中資糧財物。見幼子娟秀。并掠之去。君台惟不言。張目而已。繼有兵數人來。室已空。遂搜括房幃篋笥簪珥之物。加凌辱狀。君台迺勃然怒。揚聲罵之。兵抽刃連拄其頰。君台嚙血罵不絕口。被殺于庭中。二子見父死。奮臂與兵鬪。復殺于堂上。妻某見君台父子皆死。抱兩孫自投于樓下死。時衛氏駭絕倒地。兵遂縱火掠之去。君台次子先異居在鄉。十三日聞兵至。入城省其父。故并與于難。明日被擄之幼子與嫂衛氏相遇南關外軍船上。嫂泣述後事。幼子一慟乘間投河死。計一門先後死者七人。見魯爲縣掾。有孫文豹。諸生。

考當日吾邑死難者。君台外有諸生徐守質、徐懌、馮知十、項志寧諸君。事並見無名氏海角遺編。其二徐與知十又見馮班海虞三義傳。迺徐、馮、項四人。久登志乘。姓名已入勝朝殉節諸臣錄。惟秦君之死最慘烈。而姓氏至今未顯。恐遂湮沒。故摭其事蹟表而出之。俾後之君子有所考焉。

答王雲門孝廉詢鄆國夫人姓氏書

昨承詢東家雜記載聖配鄆國夫人并官氏。不作开官。竹汀日記云不誤之說。果有他證否。燈下略爲尋檢一二。謹復左右。按史記世家不載聖配。集解亦無注。惟索隱注云家語孔子十九娶笄官氏。汲古本。又廣

韻官字下注云。複姓有井官。魯國先賢傳。孔子妻井官氏。此据澤存堂初刻。今已改作开字。又檢禮記檀弓伯魚母死章及

論語才不才節。孔鄭注及皇侃義疏。皆無聖配姓氏。可知兩漢以前實隱而未彰。故世家中不載也。今得以考見者。莫先王肅之家語。故索隱亦据之。安國家語元本久佚。王肅雖生漢末。猶得見孔氏遺書。故撮拾而成此書。則舍家語復何徵信哉。汲古本家語又作上官。謬甚。今得元板王廣謀本家語證之。其本姓解中文注兩見。皆作并官。與竹汀所見東家雜記合。乃知索隱之筭。廣韻之并。皆爲并之形誤無疑。而他書之作丌作开。出自近代之剗削者。更無足据矣。元板家語並呈閱。祈更有以教之。

札復後。續考得并官二字。見漢韓勅碑爲最先。又太平御覽偏霸部。引十六國春秋索綏傳。宋抄本。及宋板通志氏族略。皆作并官。知开與丌之誤。特起自明代耳。又記。

答雲門論揚子雲姓從楊書

昨荷枉顧。暢領清誨。第在客舍。簡慢爲歉耳。陸璣之璣。定從木旁。不改御覽之舊。足欽卓識。深合鄙懷。又詢及符秦。子雲二姓。應否改易之處。僕向沿襲舊說。以爲當改。今蒙垂詢。聊復尋檢一二。敬陳之。左右。字典揚字下注。又姓。揚雄自序。別爲一族。周宣王子尙父封揚侯。此卽向來諸家從揚之根据也。按此說本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考此說。廣韻乃載在楊字下。于揚字下未注姓。廣韻於氏族最詳。使其說果信。則子雲之姓。未見其必從手旁矣。又景祐本漢書敘目。孟堅自序。本傳及注文。不下數十楊字。皆作楊。惟首葉中有一二字。誤從手旁。汲古本同。又隋書經籍志。錄子雲諸書。亦皆作楊。此古書不作揚之確證也。子雲之譜牒。孟堅著

於本傳之首。至爲詳明。傳云。其先出自周伯僑。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應劭注。河東楊縣。周衰有楊侯。逃於楚。家巫山。漢興有楊季。官廬江太守。避仇處岷山之郛。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他楊于蜀。師古注。蜀諸姓楊。皆非雄族。故云。則子雲之族。明明出自晉之楊縣。以邑爲姓。其不從手旁者益確。原其致訛之由。殆以雄無他楊于蜀一語。謬以爲子雲之楊。非此楊字。又六朝以來。俗書盛行。木手不分。遂致斯誤。使子雲之姓。果從手旁。則自別于蜀之諸楊。何庸更贅。惟其同此一姓。故有此語。此義一明。則御覽之作楊甚的。至苻秦之姓。晉書載記甚明。不容有悞。而御覽悉作符者。必以一時僭竊之主。其命令。暫行于國中。設使其子孫有所紀載。自必恪守其制。異代之人。豈必一一遵之。仍書其本字。自無足怪。總之此二字。亦人人所知。改之不足見考訂之精。仍之亦不爲御覽之謬。又園援二字。僕前校閱時。憶曾見過。而不能舉其典。今足下以謝詩證明之。而斷從木旁。俾鄙言益有根据。快甚。近檢謝詩。文選葉板激流植援。亦從手旁。亦有註釋。未審足下所見之本。是何刻。又此條御覽明引晉書從木從手。可再檢得一確證否。管見所及。不憚縷縷。

吳頊儒曰。潛研答問。据雄自序。其先出自周伯僑。以駁注張衡。晉灼諸說之非。而未考雄姓本從木傍。實同于食我之封邑。得此辨正。足爲錢氏更進一解。

再與雲門論苻秦之姓從符書

昨接奉手書。知楊雄之楊從楊。芻蕘之論。已蒙許可。而深以苻之從符爲巨謬。据晉書載記。以苻秦之苻。

從蒲而更。非由符而改爲斷。具見足下與若雲。精心卓識。事必徵實。去取從違。折衷至當。僕復有何說。然僕之敢爲是說者。亦非漫無所見。而強爲武斷。敬爲足下再陳之。考說文有蒲符二字。無苐字。左傳萑蒲之蒲。本作蒲。澤之萑蒲。舟蛟守之。與取人於萑苐之澤。同在昭二十年傳。不應有此異文。苐字是符之別體。故說文不載。新附亦不收。魏元丕碑符作苐。見漢隸分韻。則苐字實從符字而省。足下以爲蒲之古字。未審何据也。且漢人分隸。艸竹多通。如簡簡。答荅。籀籀。箸著之類。今皆不以爲謬。何獨疑于符苐之相通。此苐本符字之說也。苐作蒲解。今見爾雅。莞。苐離。郭注江東謂之苐離。西方亦名蒲。然說文。莞。夫離。王逸楚詞注。莞。夫離。皆不作苐。知此義定起于六朝。左氏傳行杜氏。爾正行郭氏。皆晉人。故經文有竄入苐字者。然此萑苐二字。古亦作萑符。唐開成石經猶然。顧氏金石文字紀糾之。此又唐。宋以前以符作苐之明證也。至苐秦之苐。本從蒲而更。而今多作符節之苐。其說亦自有因。蓋蒲洪之取義。雖在艸付之識。而既改爲苐。却又自混于符節之苐。苐符本一字。後人遂互書之。此又唐。宋以前書苐秦爲苐之根由也。不第此也。畢氏文字辨證。竹部苐字下重文苐注別又云。後秦苐氏。本苐氏。書雖出自近人。然半皆淵如。稚存諸先生手筆。定非無本。此又僕前以苐爲苐本字之說也。攷之說文。稽之漢碑。證之石經。合之近代攷據家之論說。則苐與苐之相通。亦歷歷可据。則御覽之苐。非傳抄之訛。可不辨而明矣。此數說僕亦明知無當于足下及主人之意。第持是以求解免于莫須有之公案。足下以爲何如。總之僕說不過卽御覽而言。有可仍之義。不作苐。苐二字定論。設使御覽本作苐字。僕斷不敢据近人之書。徑改作苐。或將來校刊晉

書。設有人据御覽及畢氏之說以相難。僕又將痛詆其謬。而斷不從之。向嘗語子履云。只應搜索諸書。以曲合御覽之是。無庸博徵經史。以深糾御覽之非。蓋校書自有體例。古人解經者。義不違經。作疏者。理無駁注。苟有可通。必迂迴其說以遷就之。僕雖不敏。竊附斯義。至園援二字。既有文選。晉書可据。茲不復辨。固陋之衷。祈足下與主人裁而教之。

答張椒卿論先孝子公墓書

去臘尊使回虞。接讀手教。欣悉一切。拙作謁先墓詩。蒙加點定。欽佩之至。似此方不虛遠道相師之意。第尊評以先墓無徵爲訾。僕殊不以爲然。竊爲閣下陳之。夫名賢宅墓。兩地相爭。山經地志。彼此互載者。指不勝屈。攷先孝子公墓。在梅李鎮。載元盧鎮重修宋琴川志。歷今七百餘年。非始近代。及旁攷他書所載先墓。寰宇記云。在房陵。明一統志又云。在雲夢。皆屬湖北境內。似爲近之。第雍正年間。虞邑之墓。被鄉民周姓侵占。爾時族姓申控。邑令勞公必達。係名進士。卽湖北人。移文原籍確訪。皆以無從查攷。咨覆此有案牘可稽。則先墓之在楚地者。業已無攷。而昔時之輿地統志。又不一其說。況寰宇記與琴川志。同出宋人撰述。正不必執此以廢彼也。且先墓之在茲土者。亦自有說。蓋吾黃于後漢時。世爲江夏望族。自太尉公遭李郭之難。氏族漸微。當中原鼎沸之時。其子孫必有依孫氏避地來吳者。迨呂蒙襲取荊州之後。全楚之地。盡屬東吳。卜遷亦易。想先墓之遷。當出是時。而六朝以來。載籍云亡。致無徵信。今在楚之墓。旣湮。則其在虞者。當益加保護。僕以爲名賢邱墓。苟使傳疑旣久。雖荒邱廢冢。卽爲靈爽所憑。後之人皆可藉

以伸其追慕。況高壟歸然。靈蹟攸著。而必屑屑焉于千載上辨其真僞耶。至朱王鉉墓碑。辨大旨卽撫墓碑殘文爲說。不知此四句取義。不在葬子窆夫。而在博羸于吳四字。見古人隨地可安窆。不必首邱之意。漢魏人數典。每多假借。不可泥于詞句。而詆爲擬不于倫已。又以太尉公據後漢書本傳爲孝子公曾孫。而碑云孫某。亦爲不合。不知此又碑文剝蝕。字句零斷。盧志所載。不過据見存可辨之字。非其全文。更不可執是以爲辨正也。總之好爲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朱君之文。不必辨。亦無庸辨。況先墓所在之里。圩曰孝字圩。浜曰孝浜。墓地自前朝以來。久奉裕糧。自盧志而後。歷攷姑蘇志。本朝通志。府志。暨歷脩桑鄧諸邑志。紀載彰彰。豈皆附會。閣下高才博識。事必求實。斷非隨聲附和。特惑于先入之言。致有異論。僕忝居苗裔。義不忍默。用敢粗述其顛末。惟高明更有以教我焉。

與張若雲州司馬論太平御覽考異書

承示御覽攷異稿一卷。屬僕改訂。閱之殊與鄙見不合。而其體例亦多未盡善。今爲閣下悉陳之。按古人攷異之書。肇始于陸氏之經典釋文。而成于朱子之韓文攷異。蓋先据一善本爲主作正文。而後以別本中有異同者。云一本作某。附注于下。其引經史處。有較文者。則仍其舊。而別引經史本文以證明之。此昔人撰述之通例也。如今御覽攷異。自當以宋本舊抄爲主。明刻本雖劣。其中有義可兩通。及似是而實非者。當並存之。注云刻本作某。或一本作某。非以辨別之。舊抄與宋本異者。同此例。至于抄刻皆同。而核之經史百家古本。原文互異者。如顯然謬誤。人所共知。既經新刻改正。無庸注明。其餘如人名姓氏。山川郡

縣典章制度以及文義脫落乖謬處皆當一一詳注御覽原文作某原脫幾字今据某書正云云以存宋本之舊其御覽似誤而句義略有可通者卽當仍御覽本文而別引所引之本書以疏通之此乃作此書攷異之體例也至引證諸書之例亦不可雜如所引之書本書見存總以見存之本書爲据旁參唐宋以前經史注文已足徵信惟其書旣佚者自不得不摭及類書然總以唐代爲斷蓋御覽一書成自宋初其所摭拾唐初以上居十之九大抵卽据隋唐類書爲藍本則證以唐代類書尙可得其彷彿至明人天中記諸書轉相販鬻或妄易字句全失古書面目倘据以校刊是猶以漢法況周制也至淵鑑類函爲本朝敕撰之書囊括古今爲自古類書之冠謹繹其爲書體例就明俞氏之唐類函而損益之凡所引隋唐以前故實除已見于唐類書者外若唐類書所未載別据古書采入者又如標題太平御覽而其文與今本有異同者皆當一一恭錄以定折衷他若格致鏡原諸編出自近人者亦可不必複引矣承齋周君所云旣得其綱領而于撰述之節目尙未詳悉管窺所及祈閣下與諸君酌定之蓋體例一定則綱舉目張按例纂錄自然有條不紊而僕亦得所藉手矣卽候鴻裁示復不宣

答張月霄論作古文書

承示近著循覽數四其中釋禮諸篇最上卓卓可傳詩說諸篇次之皆能別具詮解不襲陳說惟文體間傷支蔓序記亦明暢至家傳諸篇體格益上筆亦峻潔可喜知近日刻意著述漸進于古持之不懈寧患不自成家古人處困而亨者今于足下見之可敬可羨如僕自幼失學長謀鋤口讀書旣無根柢雖嘗舉

爲詩文。粗事攷据。總不外剽竊之學。貽譏識者。年來志慮益衰。死喪疊遭。殘喘餘生。尙復何心。學問足下。誤以爲識途老馬。諄諄下詢。何能以門外之人。爲入室之言乎。聊以向之蓄中而未發者。爲足下陳之。溯今以古文名家者。明則有震川。本朝則有鈍翁。望溪。皆爲一代正宗。第此三家之文。皆謹守繩尺。其才力不無少遜古人。無論韓之排奡。柳之廉悍。固有未逮。卽三蘇之馳驟。亦不多見。差近者。惟六一之紆折。半山之峻峭而已。故世遂有謂八家不可學。而學步於六朝之書啓。仿摹于漢魏之碑銘。以爲古者。而文體入于詭怪而益壞。又今之言八家者。必曰別有其法。愚亦以爲不盡然。夫古人之文。卽古人之法也。文成則法立。是法生於文。不必文生於法也。論語云。詞達而已。昌黎云。文無難易。惟其是。果理衷于是。而詞得其達。則不言法。而法在其中矣。至于表。牋。書。啓之體。碑。銘。誄。贊之式。學者可一覽而得之。又作古文與作時文異。古人之文。皆先有一種意義。在胸。題從文生。故所作皆可傳。可誦。苟命題而始作。上之科場應制。下之親友丐求。其文雖工。斷無傑構。如所著詩說諸篇。尙不免此病。蓋先有題而作文。則敷衍旣無意義。必將刻意求深。或旁生枝節。縱波瀾層疊。而初非正旨。緣作文之先。本無心得也。要之當今而言古文。舍八家別無入門之徑。而八家尤以韓。柳爲宗。猶言詩之必宗李。杜也。韓之與李。翊。劉。正。夫。書。柳之答。韋。中立。書。此眞作文之準的。不傳之祕鑰也。合之足下養氣勵志之說。殫精求之。有餘師矣。略陳所見。以塞厚意。惟冀足下更有以起予焉。

邵環林曰。後段論作古文與時文異數行。說盡當世作者弊病。眞可包掃一切。

